

批判与重建

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

王凤才 / 著

- 启蒙神话的破灭
- 工具理性的霸权
- 文化工业的肆虐
- 单向度文明的梦魇
- 非压抑性文明的向往
- 合法化危机的阴影
- 交往合理性的重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批判与重建

——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

■ 王凤才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

著 者 / 王凤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项目经理 / 武 云

责任编辑 / 武 云 张 征

责任校对 / 萧 昀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9.25

字 数 / 201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366 - 8 / B · 034

定 价 / 22.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王凤才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2

ISBN 7 - 80190 - 366 - 8

I. 批… II. 王… III.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思想—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233 号

序

青年学者王凤才博士的新著《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以下简称《批判与重建》),是对其博士论文修改加工之后形成的。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评阅专家的好评,并被答辩委员会评为优秀论文,这既是对他三年来辛勤汗水的褒奖,更是他多年来勤奋耕耘的回报。十多年来,他一直沉醉于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对法兰克福学派更是情有独钟,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著《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获得了不少好评。据悉,该著作获得山东省优秀图书一等奖(这是山东大学出版社当年度获奖图书中惟一的一等奖)、山东省高校哲学教研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等。我为他取得的成绩而高兴,也愿为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写几句话。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发展进入近代以后,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困难,西方许多学者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对文明本身进行了反思。自18世纪以来,文明论就已成为文化哲学核心问题之一。到了20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科技理性膨胀,工业文明弊端暴露,人们对工业文明乃至文明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愿望更加强烈。于是,20世纪西方涌现出许

多文明论思想家，并出版了众多文明论著作。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们围绕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对抗与对话、批判与重建展开了全面探讨，文明论研究再次成为学界的热点。21 世纪人类将继续面临着生态、社会、道德、信仰、文化等多方面的危机，而所有这些危机都与文明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文明论研究必将成为 21 世纪的显学之一。然而，在西方学界文明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界对文明论的研究还很不够，或者说尚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关于文明论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批判与重建》的创见之一，就是作者通过对文明论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的比较，给予了文明论一个明确的界定，认为“文明论是介于实证的文化人类学与思辨的文化哲学之间的关于文明问题的哲学反思，它主要研究文明本质、文明形态、文明发展、文明危机、文明转型、文明未来等问题”；并在考察文明论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文明论类型进行了划界，提出悲观主义文明论和乐观主义文明论新概念，将悲观主义文明论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强调赫西俄德、卢梭、斯宾格勒在悲观主义文明论演变史上的重要作用。

文明论既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又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既有突出特点，又很有代表性。国内外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有较多研究，关注当代文明的研究成果也不少见，但是少有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的系统阐述。作者选择“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从文明论角度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是这部著作的新意所在，可以说是《批判与重建》的第二个创新之处。这不仅找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一个新切入点，而且开拓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无论就文明问题研究的深化，

还是就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深化来说，都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这对于参与西方学者关于文明论的对话，对于帮助人们正视21世纪人类将继续面临的各种危机，进而确立科学的文明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从理论角度说，通过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批判与重建”主题的揭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框架体系的建构，不仅能够深化对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全面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现代西方文化；从现实角度看，通过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大众文化、工业文明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文明的重建，有助于消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这对于克服科技异化，避免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以及对现代化建设、人类文明重建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重要启发意义。

这部著作从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经典著作解读入手，在占有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将“批判与重建”确立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主题，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特征，对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评析。从逻辑结构上看，《批判与重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导言，在概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强调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的重要性。在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的比较中，对文明论的内涵作了界定；把文明论划分为乐观主义文明论和悲观主义文明论两种类型；并着重勾勒了悲观主义文明论的历史发展线索。第二部分即正文七章，分别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文化工业、单向度文明、合法化危机的批判，以及对非压抑性文明与交往合理性的重建。这不仅从宏观上第一次建构了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框架体系，而且力求以科

学的历史态度对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判；并在客观真实地再现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新见解。例如，作者将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定位于悲观主义文明论，认为“它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以启蒙精神、工具理性、文化工业、单向度文明、合法化危机批判为核心，以非压抑性文明、交往合理性重建为目标”；并在与卢梭、老庄文明观的比较中，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并非反对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本身，只是对其畸形发展和消极后果进行批判，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在贯彻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经济分析。作者力图纠正学界存在着的一些误解，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批判与重建》又一个创新点。

《批判与重建》的第四点创新，就是作者放弃了始于泰勒、摩尔根，并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广泛流传的“蒙昧——野蛮——文明”划分法，认同原始文明的提法，主张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混沌型的原始文明——经验型的农业文明——理性型的工业文明”，并强调“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发展方向，和谐发展是通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当然，这一点有可能引起人们的争议。因为一般认为，生态文明只是指涉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而不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生态文明只是文明的一个方面，而非人类文明的全部。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但若是进入作者的语境——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来考察文明——《批判与重建》的结论又是成立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正像答辩委员会专家们所说，《批判与重建》资料丰富翔实，主题鲜明突出，逻辑结构严谨，分析深刻，论证有据，文字准确流畅。这表明作者专业基础扎实，理论功底比较深厚，学术视野广阔，思维敏锐活跃，又有很好

序

的驾驭文献的能力。总之,《批判与重建》是一部比较优秀的系统论述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的学术著作。

相信王凤才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以及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谨以此为序。

傅有德

2004年6月于山东大学

内 容 提 要

文明论是文化哲学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较多，但专门研究其文明论的并不多见。本书从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经典著作解读入手，在占有翔实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对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不仅第一次建构了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框架体系；而且力求以科学的历史态度对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并在客观真实地再现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新见解。

作者认为，文明论是介于实证的文化人类学与思辨的文化哲学之间的关于文明问题的哲学反思，它主要研究文明本质、文明形态、文明发展、文明危机、文明转型、文明未来等问题。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以启蒙精神、工具理性、文化工业、单向度文明、合法化危机批判为核心，以非压抑性文明、交往合理性重建为目标，总体上它属于悲观主义文明论，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并非反对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本身，只是对其畸形发展和消极后果进行批判。最后作者强调，生态文明是未来文明发展方向，和谐发展是通向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导 言

自 18 世纪以来，文明论就已成为文化哲学核心问题之一。20 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科技理性的膨胀，工业文明弊端的暴露，人们对工业文明乃至文明本身进行反思的愿望更加强烈。于是，在 20 世纪，西方涌现出了众多文明论思想家，并出版了许多文明论著作，例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汤因比《历史研究》、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等。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人们围绕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对抗与对话、批判与重建展开了全面探讨，文明论研究再次成为学界的热点。人们预言，21 世纪人类将继续面临着生态、社会、道德、信仰、文化等多方面的危机，而所有这些危机都与文明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文明论研究必将继续成为 21 世纪“显学”之一。

然而，在西方学界文明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国内学界文明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几篇文章外，只有《世界文明论研究》一书对东西方主要文明论思想

进行了述评，但它没有区分文明论与文明史论。^①因此说，国内学界还缺乏文明论本身的系统研究，关于文明论定义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同样，国内外学界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过程中，虽然涉及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明问题的看法，但是并没有对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加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研究就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角度说，通过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批判与重建”主题的揭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框架体系的建构，不仅能够深化对法兰克福学派文明论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全面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现代西方文化；从现实角度看，通过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大众文化、工业文明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文明的重建，有助于消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这对于克服科技异化，避免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以及对现代化建设、人类文明重建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有重要启发意义。

事实上，研究文明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明论”？其实，文明论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文明问题的新视野，即使从哲学角度看，文明论也与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密切相关。关于文明论（theory of civilization），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总起来说，文明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传统：一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传统；二是文化哲学（cultural philosophy）传统。关于文明论与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文化人类学是关于文明问

^① 参阅许启贤：《世界文明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题的实证性研究，它既包括关于具体文明史的经验性研究，如文化考古学、文化历史学等学科对具体的民族、国家、地区文明事实的历史性考察；又包括关于文明现象的描述性研究，如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生态学等关于文明现象、文明活动、文明行为、文明模式等问题的探索。而在 20 世纪中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哲学，既不同于从事具体文明史经验性研究的文明史论，也区别于从事一般文明现象描述性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它是关于文明问题的反思性研究而形成的哲学理论。因此，从逻辑角度看，广义文明论是关于文明问题的实证性或反思性研究而形成的思想观点，不论是文化人类学的还是文化哲学的，只要是以文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文明理论，都可以称为文明论；而狭义文明论则是关于文明问题的反思性研究而形成的哲学理论，它属于文化哲学传统。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论是介于实证的文化人类学与思辨的文化哲学之间的关于文明问题的哲学反思，它主要研究文明本质、文明形态、文明发展、文明危机、文明转型、文明未来等问题。^①简言之，文明论是关于文明问题的哲学反思。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有了人类就有了文明。但是，只有当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会有文明研究。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

① 参见王凤才：《马尔库塞非压抑性文明论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第 21～24 页。

迁。”^① 也就是说，文明研究的兴起，往往与人类经历的文明危机和文明转型直接相关。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几百万年，99%以上的时间处于原始文明中；农业文明至多也就一万年；工业文明也就是几百年。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已经历了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又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两次重大转型。现在也许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在每一次文明危机和文明转型时期，人们都会对文明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文明论。根据人们对未来文明发展的不同看法，可以把西方文明论划分为乐观主义文明论（optimistic theory of civilization）与悲观主义文明论（pessimistic theory of civilization）两种类型。

所谓乐观主义文明论或曰文明乐观主义，实际上是指文明进步论或文明进化论，它认为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科技进步就是文明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工具越来越先进，生产力、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不断转型，社会制度越来越合理，文化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总之，人类文明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进步”（progress）概念，其原始含义就是“向前走”，后来演化出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人的知识与智力的增长，人对自然的征服；二是指人性的完善，人的自由解放。^② 因此，从广义来说，进步观念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例如，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就明确指出文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但是，从狭义来看，进步观念的真正形成与近代科学、

① 【奥】弗洛伊德：《论文明》，何桂全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第1页。

② 姚军毅：《论进步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16～141页。

哲学的兴起密不可分。大家知道，自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乐观主义文明论一直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培根、笛卡儿、冯特奈尔、伏尔泰、孔多塞、康德、黑格尔、达尔文、斯宾塞、泰勒、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坚持文明进步论或文明进化论，他们高度颂扬启蒙精神，认为科技进步就是文明的进步。例如，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启蒙精神肯定技术理性的标志；“在笛卡儿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一种进步理论逐渐形成”；伏尔泰等人有着以科技理性重建文明社会的梦想；康德、黑格尔把人类理性推向了顶峰，并相信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则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说，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用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对此，恩格斯做了精彩阐述：“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运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①

在西方世界，这种乐观主义文明论直到 20 世纪初期还占据上风，而悲观主义文明论只能作为一种文化潜流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但是，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乐观主义文明论所宣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372 页。

的进步观念就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批判，尽管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进步观念出现过短暂的复兴，但 20 世纪中期以后，进步观念就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以至于出现了人们羞于谈论进步的情况。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von August Hayek, 1899~1992）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说的那样，今天，那些珍视自己声望的成熟作家几乎不敢在不指明是引证的情况下谈及进步，这意味着相信进步的做法——在最近两个世纪还被视为先进思想家的标志——已渐渐被认为是思想肤浅的标志。尽管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还有相当多的人仍然把希望建立在持续进步之上；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追问是否有这样的事情或至少追问进步是否可期望，已经很普遍了。更为严重的是，有人甚至明确提出“进步观念没有未来”。^①这就是说，人类文明发展进入 20 世纪之后，乐观主义文明论被人们所怀疑并被逐步放弃，而悲观主义文明论则蔓延开来并逐步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所谓悲观主义文明论或曰文明悲观主义，也就是文明倒退论和文明循环论，它认为人类文明总体上是不断退化的，随着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力、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制度越来越不合理，文化越来越庸俗，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道德越来越堕落，生活质量越来越下降。总之，人类文明的未来非常渺茫、黯淡。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文明论始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西方的没落》这部著作。或者说，斯宾格勒文明论作为对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刻反思，是现代西方悲

① [美] R. Nisber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0. p.356.

观主义文明论的真正开端。但是，像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一样，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的产生也不是偶然的，它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有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传统。

作为对人类文明危机与人类生存境遇的反思，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尤其是赫西俄德（Hesiodos，约公元前8世纪末～前7世纪初）提出的“黄金时代”理论。他认为，人类第一个时代即黄金时代，是人类文明的顶峰。那时候，人和神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没有忧愁和烦恼，没有痛苦和贫困。他们不会衰老，永远年轻，不生疾病，终生快乐。当他们死期到来时，便安详地长眠；但活着的时候，却生活得顺心如意。后来，人类进入第二个时代即白银时代。这一代人与第一代相比，在外貌和精神上都不同。孩子们被娇生惯养，即使活到百岁也和孩子一样，等长大成人时，他们的生命只剩下很短一段时间了。他们从不节制自己的感情，行为放纵，不敬神，粗野傲慢，而且经常犯罪。然后，人类就进入了第三个时代即青铜时代。这代人吃、穿、住、用都离不开铜器。他们身体强健、意志顽固，残忍暴虐，互相残害。他们专吃动物的肉，虽然长得高大威武，却无法抗拒死亡。接着，第四个时代即英雄时代到来。这一代人靠大地的丰产来生活，他们比前人更高尚、更公正，然而他们陷入了战争和仇杀之中。最后，人类进入第五个时代即黑铁时代。这时，人完全堕落了，他们日夜忧惧，不得安宁。神不断地给他们增添新的烦恼，而最大的烦恼却来自他们自己。他们全然不顾父母养育之恩和朋友之义，心里恶毒地盘算着如何消灭对方。到处都是强权者得势，作恶者飞黄腾达，善良和公正的人却得不到好报，公平和克制不再受到尊重。这样，人类就陷入无尽的